



一方温润的精神故土

——读李富田《古稀随笔》有感

□ 赵志涛

2026年1月,岗位调整回市里工作前夕,我再次见到了单位退休干部李富田——去年10月,我曾登门为他恭送“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那个与他畅聊人生、获赠新书《古稀随笔》的上午,成为我职业生涯转折点上最温暖的记忆之一。

捧读这本散发着墨香的文集,我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冀南城镇过往岁月的时光之门。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用朴实而深情的文字,将自己七十载的人生画卷徐徐展开。从太行山东麓的古村八特村到峰峰矿区的煤窑,从人民检察官到笔耕不辍的写作者——李富田的人生轨迹,恰如一部浓缩的中国当代城镇变迁史。

在所有篇章中,最令我动容的是那些刻画亲情的文字。尤其《父亲的手掌》一文——那双“布满十五个老茧、指纹被陈皮遮盖得无法辨认”的手,那“手形似荷叶,厚重如大如斗”的意象,读来让人心头发紧。这不仅是作者父亲一生的辛劳见证,更是一个时代中国农民生存状态的缩影。八岁给地主做长工,十五岁

被逼给日本人修炮楼,解放战争中加入担架队……这双手承载了太多的苦难与坚韧。当作者写到“他的手指已无法伸展,始终处于弯曲状态,由于手指间的老茧互相挤压,天长日久已经变形”时,我仿佛看到了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身影——他们被生活压弯了腰,被岁月磨变了形,却依然挺立着撑起一个个家庭。

《童年轶事》中关于白灰石料厂的回忆,同样令人感慨。作者幼年随父母招工进厂,亲历了建厂、兴盛到落幕的全过程。十六岁利用业余时间锻造石料,拿到父母为他买下绒衣裤作为奖励时的那种喜悦,至今读来仍能感受到质朴的快乐。而《昔日的“包村干部”》等文章,则通过跃峰渠上“铁姑娘”等鲜活事迹,记录了一个火红年代青年的奋斗与奉献。

书中并非只有苦难的记忆。从《我的母校与恩师》到《五十年后来相聚》,从《古镇八特一乡贤》到《情洒磁州窑》——李富田用温情的笔触,记录了乡村能人、文化传承、同窗情谊等美好的人和事。他对家乡八特村的历史文化如数家珍,对韩家大院、

李氏祠堂等古迹的研究传承倾注心血,展现出老一辈人对乡土文化的深厚情感与责任担当。

读完《古稀随笔》,作为一名检察后辈,我从李富田先生“从下煤窑到全省‘人民满意的检察官’”的人生跨越中,真切理解了何为知识改变命运、奋斗书写人生。他在古稀之年仍笔耕不辍、为家乡立传的坚持,更让我领悟: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是新的起点,每一段经历都能成为发光发热的燃料——最终沉淀为内心最坚实的土地。

这部散文集的价值,正是这一信念的生动印证。它不仅记录了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更为一个时代、一片土地、一群普通人留下了鲜活的注脚。正如作者那幢“垒满故事的老房子”是他的念想,《古稀随笔》则具象地呈现了响堂山、滏河源、磁州窑、跃峰渠、古村落,以及那深植于心的检察情。它让我对工作多年的这片热土多了一分热爱与眷恋。这本书,已成为我心中一方温润的精神故土——每当想起,便觉温暖而踏实,心底自会涌起继续前行的力量。



海南的慢生活

□ 赵华刚

在我印象里,海南是风景旖旎的胜地,是休闲度假的首选,这里不仅有辽阔的海浪沙滩,有苍翠的椰林绿植,有象征远方的天涯海角,还有那让人呼之欲出的湿润空气。或许正是这些因素,使我对海南的风光心驰神往。

经过三个小时的飞行,当飞机跨越千山万水抵达海口美兰机场上空时,璀璨闪烁的灯火、纵横交错的道路、车流如萤的汽车,一下子闯进了我的视野,热气腾腾的海南显得非常繁华,我不禁感叹这座海滨城市的气息和律动。

飞机着陆了,海南给我的印象是既陌生又熟悉,前者是因为当地人说着一口岭南人的方言,再仔细听也听不懂;后者则是想象中的绿意盎然,与电视上演的热带雨林一模一样,若是用满目苍翠来形容,我觉得恰如其分。

海边游人如织,俏皮的男儿喊一嗓子,惊得海鸥上下翻飞,幽远的嘶鸣声久久不能平静;大海目及之处,帆船点点,缥缥缈缈,随着海浪袭来,撑帆者勇毅拼搏,构成了海滨城市独有的生动写意。

一位当地的文友曾说,把我们这里的空气打包一些给你寄过去吧。每次听到此番话语,感觉就是风趣的调侃,然而来到海南,才知这并不是虚话,虽然空气无法捕捉,但这确实是一种温暖的关怀。以我之前的上火感冒而言,来了才一天,却奇迹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里的人们呼吸着掠过椰枝的海风,视野里尽是郁郁葱葱的热带植物,椰子树、棕榈树、木棉树、散尾葵绿得油亮,绿得纯粹,葱葱茏茏,仿佛大自然倾泻了绿色调色盘,让人心生爱怜。小区的居民端坐在树下,有的乘凉,有的玩牌,有的下棋,有的哄娃,他们的生活丰盈又有诗意。

椰果是当地的特产,每次我们去饭馆吃饭,都会看到店门口堆放着许多。这些椰果躺在地上,泛着翠绿的光泽。点完餐后,服务员也很少给顾客上水,而是问需不需要来几个椰果?觉得入乡随俗嘛,我每次也就顺从服务员的安排。不到一会儿,老板就会选出几个椰果,然后抡起砍刀在树桩做的菜板上削剥果皮。果皮非常坚硬,碎屑四起,宛如山里人砍柴似的。当椰果顶端露出雪白的果肉时,插上一根吸管,便是天然清凉补饮品。

吸上一口椰子水,甘甜丝滑的味道,瞬间浸润浑身每个细胞,让人肺腑通灵、回味无穷。当地的海南炒粉、抱罗粉、鸡丝粉都是特色美食。但是无论点何种餐,先喝椰子水再进餐,那才是完美。

海南不仅风光秀美,而且人也显得淡定从容。尤其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中,徜徉领略海南风光,不仅让我懂得了祖国大好河山的美好,也让我的精神世界在她的慢生活中得到了治愈。



父亲回村

□ 梁桐纲

在石家庄市滹沱河的支流小清河南岸,史上有个两村连在一起的大村子,叫陈村、杜北。20世纪20年代,杜北村被划分为前、后杜北两个村庄。这样,屋檐相碰的三个村同饮一方水,村民同走一条街的情景延续至今。于是,便有了从古至今流传甚广的“陈村、杜北一条街”的说法。就是这条街,犹如一条长长的录影带,给我留下了太多的记忆,也留下了父亲当年沿这条街回村的一些往事和乡亲们津津乐道的美谈。

1947年,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还在响个不停,年轻的父亲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离开村庄参加革命,全身心地投入解放区的教育工作。杜北大街是他在休息日从远方回家省亲的必经之路。伴随着石家庄解放,我的家乡也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那时,父亲回村,要么是徒步行走,要么是半路寻求搭乘一辆沿途的牛拉大车。如果搭车,每当进村,从前杜北村口起,父亲便会跳下车来徒步进村。那时所谓的杜北大街,其实是一条最窄处只有几米宽,路面被过往大车轧出

两条沟痕,混杂着牛羊马粪,晴天尘土扬、雨天水沟汪的村中土路。记忆中,那种大车是用优质硬木制成,有直径一米五的圆轮,轮外常箍以铁皮或铁圈以增强耐磨性,车轴与轮毂之间嵌有耐磨“车键”,并涂抹棉油或黑油润滑,一般用牛驾辕牵引。在杜北大街徒步行走的父亲,有时踏着扬土,有时踩着泥泞,一路行走,一路礼貌地和街上的乡亲们打着招呼,相互间嘘寒问暖,直到穿过前杜北村,跨入位于后杜北村的家。

后来,父亲有了一辆二手26型自行车,回村时有了交通工具,行走方式变了,但进村下车的做法没有变,只是由徒步变成了推着车子,一路和乡亲们互递问候。再后来,那辆自行车破旧了,成了我不满十岁时学骑自行车任意倒地摔碰的教练车,父亲买了一辆天津产28型飞鸽牌自行车。那时,村里的自行车还是稀罕物。儿时的我,时常坐在父亲骑的自行车前横梁上出行,父亲总是推着我出入村里。到单位上班是有时间要求的,徒步比骑车费时,

父亲便把在村中走路的时间合计在内,推着车提前出发。我曾埋怨和不解地问父亲:“有车怎么不骑上行走?”父亲的一席话让我铭记至今:“家乡是你的根,乡亲是你最近的人。今后你长大了,就是读书工作了,也要懂得礼貌待人,看得起乡亲们。有了个车子,骑着在乡亲们跟前兜风,被人瞧不起。”那时,我懵懂地理解了父亲进村的做法,更理解了他有时雨后进村,道路泥泞,推着自行车难以行走,就是肩扛自行车走在杜北大街,也要不时地站住,和路边的乡亲打个招呼……

多少年后,我看到过老一辈乡亲,见到在硬化后的大街上骑车仰着头横冲直撞的人,常常随口而出:“你看人家老干部梁雨山,那时进村就下车……”我知道,那话语间有肯定、有赞美。三年前,我与一位老领导聊起了父亲,他在微信中给我留言评价父亲:“可敬的老师和长辈,忠诚的老革命,真正的共产党人,难以忘怀的火热年代。”我想,大家的评说,驾鹤的父亲一定听到了。

